

霍夫曼

志异小说选

Hoffmann

江苏人民出版社

霍夫曼

志异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霍夫曼志异小说选

韩世钟 傅惟慈等 译

杨武能 选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E. T. A. Hoffmann

Novellen

根据柏林 Aufbau Verlag 1958 年版

Hoffmann 六卷集译出

Ausgewählt und eingeleitet von Yang Wuneng

霍夫曼志异小说选

韩世钟 傅惟慈等 译

杨武能 选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5.25 插页 3 字数 320,000

1985 年 2 月第 1 版 198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4,300 册

书号: 10100·800 定价: 2.10 元

责任编辑 赵燮生



E. T. A. Hoffmann

霍夫曼和他的“志异小说”

霍夫曼(E.T.A.Hoffmann,1776—1822)出生在东普鲁士柯尼斯堡(即现在苏联境内的加里宁格勒)的一个律师家庭,自幼爱好音乐。十六岁时进入故乡的大学学习法律,一八〇〇年任波森法院的陪审官,隔年因同情当地市民,画了讽刺普鲁士军官的漫画,被贬职到了波兰。一八〇六年法军入侵,他放弃了政府公职,开始以作曲、当乐队指挥和写音乐评论为生。拿破仑战败后,霍夫曼于一八一六年重新出任柏林皇家高等法院的顾问。一八二〇年,在所谓“调查叛国集团及其他危害国家活动”的委员会中,霍夫曼违反当局的旨意主持正义,为被迫害的爱国者辩护,自己因而受到审讯。之后不久,他患了脊椎结核,四肢瘫痪(本集所收最后一篇小说《堂兄楼角的小窗》就是此时作者的自况),于一八二二年在柏林逝世。

霍夫曼是德国十九世纪初叶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小说家,德国后期浪漫派的重要代表。他同时具有美术、音乐和文学等多方面的才能,但主要建树在小说创作方面。

在一八〇九至一八二二的十三年间,他创作了数十个中短篇小说和三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未完成)。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系作为德国浪漫派特有文学样式的所谓童话小说,一类为以生活中发生过的事件为依据的所谓历史

小说。在本集选收的九篇作品中,《金罐》(1814)和《侏儒查赫斯》(1819)堪作前一类即童话小说的代表,它们与传统意义的童话的区别在于,所反映的生活面要宽广得多,深刻得多,与现实社会的联系更加直接、更加紧密;《斯居戴里小姐》(1819)和《箍桶匠马丁师傅和他的伙计们》(1818)可以作后一类即历史小说的代表,它们也不象一般的历史小说那样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而只写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手工业者),并且虚构的成分更多。霍夫曼的所有作品,不管是前一类或是后一类,全都有着一些共同的、鲜明而突出的特点。这些特点,在笔者看来或可归结为一个“奇”字和一个“异”字,即小说充满了奇思异想,写的都是奇人异事,气氛情调也奇异诡谲。比起在中短篇小说(Novelle)的创作中同样强调故事内容要“新奇”、“闻所未闻”的歌德等前人来,霍夫曼更向前进了一步,他的“奇”和“异”常常达到了神秘和怪诞的程度。以整个内容和格调而论,笔者以为霍夫曼的作品颇有些近似我们的《聊斋志异》,因此也就姑且名之曰“志异小说”。

不过,霍夫曼在创作中并非为了追求“奇异”而追求“奇异”。我们仔细读一读他的作品,便不难发现,无论是童话小说还是历史小说,它们大多有着现实的和幻想的双重背景,区别只在于其组成的比例有所不同罢了。而且,很明显,离奇的幻想仅仅是外衣,他写的那些神秘怪诞的故事和人物,同样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实,只不过反映得曲折隐讳一些而已,绝不是远离现实的,不可理解的。正如海涅在评论他时指出的那样:“霍夫曼虽然绘制了不少漫画式的鬼脸,脚跟却始终站在现实世界的坚实基础上。”这是因为在社会生活中,霍夫



曼不仅是个头脑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而且思想倾向进步。

不可否认，霍夫曼的不少小说都弥漫着阴暗、消极的气氛，人物常常有着变态的心理，他们中的多数要么思想平庸、生活空虚，要么性格怪僻、行为丑恶。然而，所有这些，不正好是法国大革命失败后处于封建复辟的黑暗时期的德国乃至欧洲的真实写照吗？而且更重要的是，作者并没有美化黑暗的现实，而是对其进行揭露、讽刺和抨击。他为此而经常使用了幽默、嘲讽和夸张的手法；他打击的对象既包括反动的封建统治者，也包括庸俗的资产阶级市侩。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在经受过革命洗礼的法国比在封建落后的德国得到了更好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海涅和别林斯基等都曾经推崇他，其中马克思更是十分喜爱《侏儒查赫斯》这篇童话故事。而另一方面，他有的作品，如临死前写的长篇童话故事《跳蚤师傅》（未完成），却遭到了反动当局的查禁和砍削，因为它激烈地抨击了普鲁士的警察制度。

在欧洲文学的发展史上，霍夫曼的创作体现了从浪漫主义向批判现实主义的过渡和转化，对欧美和俄国的一系列大作家如巴尔扎克、波特莱尔、王尔德、爱伦·坡以及果戈理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等，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就是在卡夫卡乃至联邦德国当代大作家君特·格拉斯与霍夫曼之间，我们似乎也可以发现某些联系。霍夫曼的不少作品反映了人与人之间被扭曲了的关系，使用了西方现代派文学喜欢使用的诸如多层次结构、自由联想、内心独白乃至荒诞的手法（这些在本集未包括的长篇杰作《雄猫穆尔的生活观》中表现得最明显），难怪人们视他为现代派的一位远祖和先驱。

在我国，霍夫曼的名字和作品在长时期内对于广大的读

者还相当陌生，也没有人进行介绍和翻译，原因之一恐怕是受了对霍夫曼不公正评价的影响。现在，我们逐渐改变了对一些外国作家的片面看法，霍夫曼随之得到应有的重视。

本集所收的九篇小说主要选自《谢拉皮翁兄弟》(1819—1821)和《卡洛风格的幻想故事》(1814—1819)两个集子，其中多数都是有代表性的名篇。由于作者本身的经历关系，音乐和艺术常常成为描写的对象，艺术家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常常成为作品探讨的主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艺术天才要么保持高尚纯洁的情操，而不被世人所理解，变成所谓怪人，如《克雷斯佩尔顾问》(1816)和《骑士格鲁克》(1809)中的主人公那样；要么为占有欲所腐蚀，堕落为杀人犯，如《斯居戴里小姐》中的金匠卡迪亚克。此外，《赌运》(1819)则揭示了金钱对于人性和家庭关系的败坏。《伐伦矿山》(1819)通过一个年轻人更换工作，表现他内心对工作、生活乐趣的追求。《箍桶匠马丁师傅和他的伙计们》以及《堂兄楼角的小窗》，都是充满了时代气息的风俗画，能使我们对于十九世纪初叶德国平俗鄙陋的现实有较深刻的了解。为了从这平俗鄙陋之中逃脱出来，《金罐》中的大学生安泽穆斯与一条美丽、善良的绿蛇恋爱，进入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奇异的国度。在《侏儒查赫斯》里，丑陋乖戾的小畸形儿借助仙女赐予的三根头发的魔力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当了一国的大臣，最后却因魔发被人拔去而淹死在浴桶里，这无疑是作者对德国的政治现实 and 它的那些封建小邦的最辛辣尖刻的讽刺。如此等等，这个选集的内容可以说相当丰富。

但由于是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译介霍夫曼的小说，加之选编者水平有限，这个集子难免会有某些缺点，仅能作为引玉



之砖，促使更好的选本和译本问世。序文中对于霍夫曼及其作品的评价和理解，肯定也不够全面，仅作阅读欣赏时的参考，不当之处欢迎海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杨 武 能

一九八三年九月于重庆



目 次

霍夫曼和他的“志异小说”杨武能 (1)

1. 克雷斯佩尔顾问杨武能译 (1)

2. 伐伦矿山舒 雨译 (28)

3. 箍桶匠马丁师傅和他的伙计们 ...刘 浩译 (57)

钱鸿嘉校

4. 斯居戴里小姐陈恕林译 (125)

5. 赌运杨武能译 (197)

(以上选自《谢拉皮翁兄弟》)

6. 骑士格鲁克舒 柱译 (226)

7. 金罐朱雁冰译 (240)

8. 侏儒查赫斯韩世钟译 (330)

(以上选自《卡洛风格的幻想故事》)

9. 堂兄楼角的小窗傅惟慈译 (448)

克雷斯佩尔顾问

我一生中见过不少怪人，克雷斯佩尔顾问便是其中的一位。当初我去到H市，打算在那儿呆一些日子，正赶上全城的人都在谈论他，因为这时他正异常带劲儿地干着一件荒诞不经的事。原来，克雷斯佩尔作为一位博学而练达的律师，作为一位精明能干的外交家，是颇负盛名的。某个说不上显赫，但却握有实权的侯爵因此找上门来，求他代拟一篇呈文给宫里，恳请皇上承认该爵爷对于一处领地的合法权益。结果事情获得圆满成功；鉴于克雷斯佩尔有一次曾抱怨过从来找不到令他感觉舒适的住宅，侯爵便决定承担全部费用，让人完全按照克雷斯佩尔的喜好为他造一所房子，以作他代拟呈文的酬谢。侯爵甚至愿意出资买下克雷斯佩尔所选中的地皮；不过克雷斯佩尔却没接受这一好意，倒是坚持要把房子建在城外自己的花园里，那儿的环境异常优美。接下来他便采办了一切可能采办到的材料，让人替他运出城去；打这以后，街坊四邻们就看见他每天穿着他那件式样古怪的大褂——这也是他按照某些特定的原则自行缝制的——忙着在园子里发石灰，筛沙子，把砖石堆放整齐，等等。他压根儿没和任何建筑师商量过，也没想到去弄一张图纸。一天天气很好，他突然来到H市一位能干的泥水匠师傅家中，请他明天天一亮就带着全部伙计、徒弟以及小帮工什么的到他花园里去，为他



建房子。泥水匠师傅自然问他要施工图；他回答，这玩艺儿根本用不着，到时候一切都会好的，叫人家大吃一惊。第二天，师傅带着全班人马来到现场，发现已经挖好一道四四方方的壕沟，克雷斯佩尔随即发话道：

“喏，我的房子的地基就下在这里，请你们接着往上砌墙，一直砌到我说‘现在够高了’的时候。”

“怎么，不要门窗？不要隔墙？”师傅象被克雷斯佩尔的神经错乱吓了一跳，插进来问。

“就照我说的办吧，朋友，”克雷斯佩尔不动声色地回答，“其它一切嘛，都自然会有有的。”

仅仅是付给丰厚报酬的许诺，使师傅动了心，承接下了这项异想天开的工程；然而，从来没有一项工程能进行得比眼下更愉快。由于吃的喝的都不断得到充足的供应，工人们压根儿不离开工地，这样，在他们不绝于耳的欢笑声中，四堵大墙便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飞快升高，直到有一天克雷斯佩尔发出一声大喝：

“停——！”

于是泥刀和榔头统统不再出声，工人们纷纷从脚手架上爬下来，把克雷斯佩尔团团围住，冲着他的一张张笑脸全都发出一个疑问：

“这下子又怎么办？”

“闪开！”克雷斯佩尔一边吼，一边奔向园子的一端，然后从那儿慢慢踱向他的四方形建筑，到了墙根下却不满意地摇了摇头，随即又奔向园子的另一端，从那儿再慢慢地踱向他的四方形，和刚才一样。如此周而复始地折腾了好几遍，直到他终于用尖鼻子冲着墙壁，大声喊道：“过来，过来，你们听

好了，给我开一道门，在这儿给我开一道门！”——他按尺按寸地规定了高度和宽度，门便严格地如他要求那样开好了。他于是走进屋去，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这当儿师傅发现，大墙砌得已足足有三层楼一般高了。克雷斯佩尔若有所思地在里面转悠着，身后跟着一群手拿凿子锤子的泥瓦工，只等他一声令下：“这儿开扇窗户，六尺高，四尺宽！——那儿一扇小窗，高三尺，宽二尺！”工人们便飞快地在墙上打出一个洞来。我到H市那工夫，正赶上进行这档子事；只见好几百人围在他花园四周，一当在墙壁上谁都意想不到的地方又打出一扇新的窗户，碎砖烂石往外乱飞，大伙儿总会发出一阵欢呼，那光景真叫有意思极了。至于住宅的剩余部分和其它一应的工作，克雷斯佩尔也是如法炮制，即工人们必须根据他随时发出的口头指示，当场完成一切。这整个工程的滑稽可笑，对于事情终将获得意外的圆满结果的信心，特别是克雷斯佩尔慷他人之慨地大把大把花钱，却使大伙儿一直兴致很好。这样，以如此荒诞的方式建房所必然带来的困难都一一得到克服，一幢设施完备的住宅便在短时间内耸立起来了；这幢房子从外边看真叫怪模怪样，原因之一是没有一扇窗户跟另一扇相象，然而内部装修却令人感觉舒适到了极点。每个进去过的人都肯对此打保票；后来，在我俩结识以后，克雷斯佩尔把我领到他家里，我自己也有同样的体会。也就是说，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和这位怪人说过话；建筑工程使他忙得不可开交，甚至他以往每星期二总是要光临的M教授家的午餐会，现在也无暇参加了；教授特别差人来请他，他让来人转告教授，什么时候还没举行新居落成典礼，什么时候他都决不离开家门一步。朋友和熟人们全盼着出席一次盛宴，克

雷斯佩尔却除了参加建房的师傅、伙计、学徒、小工以外谁都不请。他拿美味佳肴招待一班匠人；泥瓦学徒尽情地享用鹌鹑肉包子，年轻的木匠则对烧烤野鸡大显本领，饿鬼似的小工们这次都挑最大的松露丸子往自己嘴里送。当天晚上匠人们的老婆闺女也来了，随即开始一次盛大的舞会。克雷斯佩尔先陪师傅的娘子们跳了几圈华尔兹，然后就坐到市里的乐师们的席上，拿起一把提琴，指挥大伙儿演奏舞曲，玩了个通宵达旦。这次克雷斯佩尔顾问扮演了民众之友。在新居落成典礼以后的又一个礼拜二，我终于在M教授家里碰见了 他，真有些喜出望外。你真想不出有什么东西比克雷斯佩尔的举止更令人惊异的了。他动作僵硬迟钝，活象每时每刻都会撞翻什么，打碎什么似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我也立刻放下了心，因为他尽管大步流星地围着摆满了精美杯盘的餐桌转来转去，在落地穿衣镜前摆着各种姿态，甚至抓起一只漂亮的彩瓷花钵，在空中抛上抛下，弄得人眼花缭乱，教授太太的脸上仍然没有丝毫惧色。实际上，在入席之前克雷斯佩尔已把教授房中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他还爬到弹簧软椅上，取下墙上的一张照片，随后又挂到了原处。与此同时，他嘴里唠唠叨叨，一会儿——这在席间尤其显得突出——东拉西扯，从一个话题迅速转到另一个话题；一会儿又揪着某件事情不放，翻来覆去，没完没了，异想天开，直至他的思路重新让别的什么吸引过去。他时而大声粗气地叫嚷，时而又拖声遥遥，宛如歌唱一般，但无论怎么样，声调和讲的内容总是不协调。比如谈到音乐，大伙儿都在夸奖一位新露头角的作曲家，这时克雷斯佩尔却淡然一笑，扯起他那唱歌般的细嗓门说道：

“我真巴不得生着黑色翅膀的恶魔来抓走他，把这个糟蹋音乐的混蛋打下地狱的万丈深渊！”——接下去他可又狂呼乱叫起来：“她真是一位天使啊，声音那么甜美，那么圣洁！——犹如歌坛上的一颗光辉灿烂的明星！”

说时他眼里噙满了泪水。而在座的人必须好好回忆，才能想起在一个钟头以前，曾谈到一位著名的女歌唱家。

眼下大伙儿正吃着红烧兔子。我发现，克雷斯佩尔就着自己的盘子，把兔骨头上的肉剔得干干净净；教授五岁的小女儿笑嘻嘻地给他送来兔子腿，他也详详细细地询问她些什么。还在吃饭的过程中，孩子们已经很亲热地注视着他，如今都离了席，走到他近旁，只不过仍怀着敬畏，和他保持着三步的距离。“这又是在搞什么名堂呢？”我心里暗暗纳闷儿。饭后的甜品端上来了；只见顾问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小匣子，匣内躺着一台一丁点儿大的钢制车床，他立刻把车床拧紧在餐桌边上，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灵巧手法，几下子就把兔骨头车制成了各式各样的小罐儿、小筒儿和小圆球，全都那么精致奇巧，孩子们在接过去时都不由得欢呼雀跃起来。

在众人从餐桌边站起的当儿，教授的侄女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亲爱的顾问，咱们的安冬妮究竟在做什么呢？”

克雷斯佩尔满脸尴尬相，就象一个人明明咬着了苦橙，却要装出在嚼糖块儿一样；不过，转瞬间，这张脸便扭曲了，变成了一个叫人害怕的面具，那么凄凄然地苦笑着，同时又流露出恼恨和嘲讽，是的，在我看来就跟魔鬼的嘴脸差不多。

“咱们的？咱们亲爱的安冬妮吗？”他怪难听地拖长了声调问。

教授赶紧凑过来，狠狠地瞪了自己侄女一眼；我从这眼色看出，她必定是碰到了一根不该碰的弦，在克雷斯佩尔的内心中引起了讨厌的不和谐的共振。

“您那些提琴现在怎么样？”教授拉着他的双手，快快活活地引开了话题。

这一下克雷斯佩尔的脸色立刻开朗起来，用他那粗嗓门答道：

“好极啦，教授，那把出色的阿马蒂^①提琴，前不久我讲过我怎样侥幸地得到它的，直到今天我才把它给割开了。我希望，安冬妮能够仔细地分解余下的部分。”

“安冬妮是个好孩子，”教授说。

“不错，她是的！”克雷斯佩尔大声地应着，飞快扭过身子，一把抓起帽子和手杖，直奔房门而去。我从镜子里看见，他眼里噙着晶莹的泪珠。

克雷斯佩尔顾问一出房门，我便恳求教授，要他马上告诉我那些小提琴是怎么回事，特别是安冬妮是怎么回事。

“嘿，”教授回答说，“就象这位顾问本身是个大怪人一样，他制作小提琴的方式也是奇怪得要命的。”

“他，制作小提琴？”我不胜惊讶地问。

“是的，”教授继续说，“根据行家们的判断，克雷斯佩尔做的小提琴在当今这个时代算得上是最最优秀的了。从前，他特别成功地做好一把琴，有时还让别的人试拉一下；可这样的事已好久不再发生了。现在做好一把琴，他只自己拉上一两个小时，虽然拉得极其带劲儿，充满着感人的激情，可是拉

^① 十七世纪的意大利著名提琴制造家。